



【行走人生】

我在岁月深处等你

□李延国

遗忘，原来是这样艰难/因为，岁月的骏马踏出了遥远却留痕心间//遗忘原来是这样艰难/因为，岁月之酒醉过了年华却留下甘甜//遗忘，原来是这样艰难/因为，岁月的细流千回百转都汇入了记忆的浩瀚……

阅读是一种相遇。读一本好书，就是一次和语言美、生活美、思想美的相遇。一部诗集《岁月不老》，用147首诗歌组成了“寻亲团”，唤醒我38年前的一份军旅战友情。

诗集的作者是我当年的军旅好友万延庄。我在济南军区文化部任创作员时，曾到济南西郊的陆军学校体验生活，负责后勤管理的万延庄安排我的食宿和接待。他长得英俊威武，举止透着几分儒雅。他喜爱文学，我们一见如故。

陆军学校是“将军的摇篮”。从各部队选拔上来的年轻军人，个个都是“兵王”，在此经历严格的学习和训练，几年后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基层指挥员或政工干部，也有佼佼者成为将军，在戍边前线立下赫赫战功。

军校直线加方块、近乎刻板的管理规则，并不能掩盖青春的龙腾虎跃和烟火气息。抄袭一下契诃夫的箴言吧：生活不缺少有趣，而是缺少发现。

我在军校期间，亲历了一场盛大的运动会。比赛项目五花八门，队列、射击、田径、举重、游泳、投弹、武术、军棋、单双杠、越障碍、负重越野、各类球赛……健儿们争锦夺魁，高潮迭起。作为参与后勤保障工作的万延庄亦穿梭奔忙其中。

运动会即将结束时，突然校门诊部的女兵们闯进了“体委”：“听说今天运动会就要结束了，这么多项目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同志参加？”

“这……我们真的忽略了。可是，你们能参加什么项目呢？”“打篮球就行，我们有个‘女子联队’呢。”“可是，你们和谁对阵呢？”

“体委”的工作人员掂量来掂量去：“组织一个‘老兵联队’和你们对阵怎么样？”“什么‘老兵联队’？”“校领导。”

就这样，一项奇特的“赛事”出炉。门诊部的“铁妹子”“辣妹子”“愣妹子”“甜妹子”“憨妹子”对阵军校年过半百的领导们。

“老兵联队”中，校长李克林资历最老，他是老红军，当年在江西参加过三次反围剿。资历最浅的校领导也参加过淮海战役，这些老兵个个身上都有战伤。面对一群年轻的军妹子，这球怎么打？

这是一场跨越时空、跨越篮球规则的博弈。看热闹、看笑话、看胜负的人蜂拥而至，把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开赛前突然有人拨开人墙，送进担架、氧气袋、急救药箱，两个身着白大褂的军医在前排蹲着，做出一副随时上场抢救的姿态。军医上场的庄重却透着一份无以言表的幽默，球场内外的人们忍俊不禁，最后演变成集体的哈哈大笑。这场球赛的风格就这么定性了！

我和万延庄并肩观看球赛。得知“球场急救”的安排竟出自万延庄。

要遗忘这样一场别致的球赛是多么艰难。我回招待所连夜赶写了一篇散文，题为《球趣》。军区《前卫报》和中国作家协会办的《新观察》分别刊登出来。我和万延庄共同捧着《前卫报》，一边阅读一边享受着浓浓的军旅人情滋味。

无论多么精彩的球赛终究都要散场。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稳固的亲亲和友情关系，经受着时代变革的挑战。岁月提醒我们不再年轻，当年的战友，在社会秩序的重新排序中，被分割到不

【幸福笔记】

『不见老』的偏方

□崔广勋

中秋佳节，我们兄弟姐妹回到乡下老家，一大家人围坐在父母身旁吃着团圆饭，用“花好月圆，共此人间”这句最质朴也是人们最常用的祝福语来表述，虽不诗意浪漫，却很准确贴切。

受其乐融融的亲情感染，子孙绕膝、年至八旬的父亲喝了三两多白酒，仍一个劲儿说不多。八十有二的母亲连忙阻止，我和儿子、侄子也劝他别喝白酒了，再喝几杯啤酒压压，父亲只好“改行”。

两杯白酒喝完，我也微醺。仔细端详着身体还算硬朗的双亲，一个观点脱口而出：“二三十年了，我始终觉得咱大大(方言，爸爸的意思)和咱娘都是这个样子，不见老哈！”

我的新发现，得到了弟弟妹妹一致认同。大家看着满脸皱纹、一头白发、弓腰驼背的父母点头称是。父母听了，以为是逗他们开心，微微一笑：“别胡诌了，又没有长生不老药吃，能不老吗？”

现实中，耄耋之年的父母真的已经老了，但在我们几个子女眼中，“不见老”的直观感觉却又是真实存在的。至于原因，由于当时高兴喝得有些晕乎，并未多想和深究。

节后上班，一位父母在临沂老家、家居济南的同事颇为伤感，闲聊时泪眼婆娑地感叹人生苦短。告诉我这次回老家过中秋，发现七十多岁的父母比春节儿时明显苍老了许多，皱纹又加了几道，白发又添了几缕，身躯又弯了几度……

联想到自己父母在我们兄弟姐妹心目中始终“不见老”的错觉，生性愚钝的我这才恍然大悟：同事眼中父母“苍老了许多”，是因为其春节至中秋节始终没与父母谋面，八个月，后容颜衰老对照产生的反差效应。而我在县城工作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回老家，到市里工作后保持两三周回去一次，到省城工作后也确保每月回一次的频率，且每个大小节日都还要回；三个弟妹家都住在县城，他们回去得更勤，隔三差五就往回跑。与父母经常见面，在几乎没有时间跨度、日常察觉不到的渐进中慢慢陪他们变老，才导致在我们眼中父母“二三十年都是这个样子”。

为了说明以上观点成立，我找了三个佐证：自己在农村时种过玉米高粱，每日到田里看，瘦弱的小苗好像始终那么大；后因事外出半个月，回家看时，庄稼已长到齐腰高；自己个头不高却期盼儿子长高，可就是天天不见长，一次外出学习三个月，归来后，竟发现儿子已与自己齐肩；我们每个人早上起床起码要刷牙洗脸照镜子，镜子里的自己天天不变样，可当拿出二十年前的照片一比，可谓“改天换地”，面目全非，自己都忍不住怀疑人生。我想，父母“衰老”和“不见老”的原因，也许就是同样的道理。

没有标榜自我说教他人之意，济南到临沂远吗？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高铁也挺方便。济南到北上广远吗？高铁或飞机基本都可实现当日往返。其实，路途远不方便、工作忙离不开，不应成为开脱自己不常回家的借口和慰藉不安心灵的托词。

您愿意自己的父母在心目中“不见老”吗？您不想为父母的日益衰老长吁短叹甚至流下“酸楚的泪”吧？那就告诉你五个字的偏方：常回家看看！

究竟“疗效”如何，您可自己体验一番……

【落英缤纷】

□魏玮

风在夜里悄悄大了很多，但季节已是由动入静了。芒鞋踏遍青山，也是要禅定一瞬，抑或禅定千年。达摩的石头和青春的日记一样，形蚀而去，余音不息。风声不息。

炽热的颜色和情感以及劳作，入仓。伸开手，落满露水的清凉。草木不再惊惶生长，河溪不再跳荡奔忙。渐行渐缓，刻画眼前这段美好的时光。初生的纯净，美在懵懂，美在不染纤尘。成年后的大悲大喜，大起大落后的纯净，美在看透后的了然微笑，美在包容一切的襟怀洒脱。云从衣角，明月入怀。

看遍姹紫嫣红，看遍铄石流金，遥想山间朝暮的钟鼓，是有些倦了。郭襄用了四十年放下了风陵渡，三丰用了一百年才放开铁罗汉。陶潜兜兜转转三十年才回归了田园，弘一纠结了四十年才寻到慧业。山水草木用了两季懂了柏树子。我们用一辈子也未必明白色即是空。

人不如草木，放不下别人放不下自己。若非如此，秋色的静美也太孤独萧瑟。你瞧，山上的山门也望着山下的红尘。

此时红尘的风月最美，风清天晴月朗星明，凉飕飕软绵绵清爽爽似一碗冰镇的酪浆。人世之欢难得懂得，此时澄明疏朗的风月，谁人不懂？西洋画里丰腴的金黄，竟然没有截取如丝媚眼，与中国画里秋后伶仃的荷塘一般，有股倔强又清澈的安静。

再等一阵子，倔强也不见了，循台阶入山门，只知风月不懂离肠。

风月不懂离肠

风月不懂离肠